



投稿邮箱:www.85193207@126.com

“大众讲坛”预告

体悟逍遥之境

——《庄子》寓言漫谈

《庄子逍遥游》以有意味的开篇,开始了关于时空的激情想象和关于小大之辩的哲学沉思。由北冥到南冥,是生命的跃迁与飞翔,那是一个舒展和美丽的过程。鲲化为鹏,庄生梦蝶,是生命的提升与物化,伴随那个顷刻的,是顿悟,是别开生面,是一个焕然一新的我。这样的“迁”与“化”,合成庄子的“逍遥游”境界。逍遥,是一个动态过程,是一种生命姿势,诗意地栖居,努力而优雅地行走,自由地思想、书写和言说,与自然、自我和他者真诚地对话,这就是庄子的逍遥之境。逍遥的时空,取决于生命的长度和思想与想象所能游历的界域。

9月21日(周六)上午9:30,大众讲坛邀请到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孙敏强,带领听众一起感悟《庄子》寓言的逍遥之境。

孙敏强,男,1958年生,浙江桐乡人,1982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同年师从蒋祖怡先生攻读文学批评史硕士学位,1984年毕业于留校,现为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讲座时间:2013年9月21日(周六)上午9:30

讲座地点:山东省图书馆五楼第三教室

咨询电话:85590666

一位永远精神矍铄、幽默风趣的老人;一位饱经风云、屹立不倒的战士;一位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教育家;一位落笔洒脱、胸怀万水千山的画家。他,就是我国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张彦青先生。转眼,张老离开我们已经6年了,但他的人格魅力却永远伴随我们在艺术的道路上探索。

在我省书画界,张彦青先生关心后生,提携新人,最是让大家钦佩和怀念。在我印象当中,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画重新焕发艺术魅力进入大众视野,很多年轻的画家开始搞创作、办画展。开幕式上,张彦青先生每请必到,而且每到必有精彩发言。张老的话,大都是即兴发挥,但总是以鼓励、褒扬为主,话语中表现出对年轻一辈无尽的期许,让人听了心里总是暖融融的。

【齐鲁艺苑】

关心后生 提携新人

——追忆张彦青先生

□张宝珠

这一点,单以我个人的经历,就感到自己受益匪浅,至今怀念。

还记得在1970年“文革”后期,国家政策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变,国画创作渐趋兴盛。省里组织了十个人搞重点题材创作,我是其中的小字辈。我的画作——《黄河两岸披新装》,于1971年发表在《大众日报》上,这是“文革”后期报纸上发表的第一张国画作品,当时真是轰动一时。实际上,这幅作品的发表与张先生的推荐是分不开的。

1980年的时候,张彦青先生在山东艺术学院任教。当时,学院里缺少山水画教师,张先生就推荐我,让我做他的助教。说实话,当时接到通知以后,心里还真有些发懵——我又没进过大学,面对一些大学生讲课,本身又很年轻,万一演砸了可如何是好。这时候,张彦青先生跟我说,学院里给老师定了三条标准:出身好、人品好、画得好。他觉得我都符合要求。在张先生的指导和鼓励下,我的课上得非常成功。给学生打分的时候,张先生又叮嘱我,一定要给同学们打高分,多鼓励大家。这让我无比感动,同时也学会了如何教书育人。后来张先生跟我说:“宝珠啊,我想留下你啊,我给院领导都建议了。可院领导表示,很不巧,有位教山水画的老师正在从潍坊办理调动手续,学院已没有多余的职位了……”我没能留校执教张老非常遗憾。虽然如此,我能跟随张彦青老师工作并亲眼目睹了张老师作画等活动,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张彦青老师作画,更多表现了重意境、重传统的纯美性创作。我很喜欢他的这种画风。张彦青山水画的风格,无论是在创作构思还是在笔墨技法上,都为我以后的山水画创作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最好的、最直接的学习参照。

记得还有一次,省政协安排艺术家创作一幅大画。几位老先生带着我们一帮年轻画家创作。张彦青先生是负责人之一,他说:“宝珠啊,你年轻,有想法,小稿呢就由你设计。”我能感觉出来,张先生这是在给我鼓励。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他吩咐我统一画面:“宝珠啊,下午你得忙活了。你泼墨用得不好,你画泰山主峰,并把整个画面统一起来。”这一点,让我很是感动:张老能这么相信我,实际上更是给我莫大的激励。

张彦青生前一直活跃在画坛上,人都八九十岁了,见了年轻人就喜欢。他一生桃李满天下,这一点他很自豪,但他从不居高自傲,总是那么平易近人,与人为善。我的恩师黑伯龙先生和张彦青先生是同事,他们都是山水画家,但这些年老先生之间没有任何隔阂,也没有半点门户之见,他们的高尚品德和修养让我们这些后辈望尘莫及。

【行走齐鲁】

□也果

洗砚池街20号



隔着洗砚池街,我一眼就能望见在对面的洗砚池街20号,身后与我一步之遥的洗砚池小学可以作证。洗砚池街20号是书圣王羲之的故居。西晋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是一个令人频频回首的日子。那一年,王羲之生于此地,古属琅琊郡,今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洗砚池街20号。站在此处远望故居南大门,轩敞、巍峨,几只大红灯笼飘挂其间,临街青砖围就的古朴的院墙,内敛而沉静,墙内绿树掩映,生机盎然。墙角处,一棵爬山虎正欣欣然探出头。

步入故居,一眼望见的洗砚池静如往昔,天空和风徐徐,岸边垂柳依依,只有这泓不变的池水,该还记得千年往事。那个一次次奔赴池边俯身清洗手中砚台的幼小的身影,有没有在意身后父亲深情的目光?那潭渐渐演变成墨色的池水,成为幼年王羲之刻苦习字的见证。而今,池北临畔修建砚碑亭,亭内立“晋王右军洗砚处”“洗砚池”石碑两块。由砚碑亭北行至空景处,有一处大理石高台,此地即“晒书台”,为当时王家晒书之所。《集柳碑》中记载,“永嘉之变”,“诸王南迁,舍宅为寺。东

有晒书台,南有泽笔池,一曰洗砚池,皆其遗址”。当日,自己便站在高台之上,有风自洗砚池水面轻轻拂来,遥想昔日,该同样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好天气,晒书台上人影憧憧,笑声朗朗,眼前身后书香、墨香,恍惚间竟不知身在何处。如今,砚碑亭东临池所建左堂,又名“晋墨斋”,与砚碑亭西池中新设的“留香亭”,想来亦为此故。

由晒书台北的琅琊书院缓缓步出,自己仍忍不住回首。琅琊书院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知州李希贤在右军祠内设立。如今,幽雅洁净的琅琊书院内陈列着王羲之的碑帖、石刻及国内书法名家的精品。汉字的特殊结构由着书写的演绎,宛如立在宣纸上的舞蹈,变幻莫测,美轮美奂,从而使得书法成为当之无愧的国粹、瑰宝。王羲之生活的晋代,书法出现了高峰,篆、隶、草、行、楷诸体齐备,王羲之的楷书师法钟繇,草书学张芝,亦学李斯、蔡邕等,“兼撮众法,备成一家”,其书法被誉为“龙跳天门,虎卧凤阙”、“飘若游云,矫若惊蛇”、“清风出袖,明月入怀”、“贵越群品,古今莫二”,被后代尊为“书圣”。

突然,一声明丽的嗓音从旁边传来,原来是故居讲解员正带领一群外地游客观瞻书法碑廊。位于洗砚池西边的书法碑廊,是一条幽深的回廊,长达百余米,廊壁嵌大理石石碑50余块。我看着那些拜谒书圣故居的人们静静地立在一块石碑前,拍摄留影,欣赏着书圣手迹、碑帖及当代南北大家不同风格的书法作品。

羲之故居内,最宏伟、壮丽的莫过于普照寺。《临沂县志·古迹》中载“王右军故宅,治城西南隅普照寺”。晋永嘉元年,王氏南迁,舍宅为佛寺。而今寻访羲之旧居,此处便为书圣王羲之的出生地,曾经生活过的原址了。历代怀着对书圣的崇敬与爱戴,故宅的佛寺亦经诸朝一路沿革,后魏时,名律寺,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年),赐名开元寺。北宋改称天宁万寿禅寺。伪齐刘豫时,易名普照寺。明正德年间又对此寺进行大规模修缮,并铸大批铜佛像及一口大铁钟。金黄统四年,1144年,和尚觉海重修该寺,并集唐柳公权的正楷字刻成了集柳碑《沂州普照禅寺修造记》,碑文中记述了普照寺为书圣王羲之的古宅和该寺

【问茶齐鲁之七】

□许志杰

华山先生论茶

有《宋史论集》和《泉炙文存》两部论文集出版。遗憾的是,《宋代茶法考》一书,至今没有找到,我想有可能当时没有正式出版。《从茶叶经济看宋代社会》一文,是《宋代茶法考》的序言,文章中有“宋代的茶叶生产”“南宋的茶法”“宋代茶法史大事表”,这些应该是宋代茶法的重要部分。

拜读华山先生的大作,我特别感兴趣的有这么几个事,一是宋朝政府所需的茶叶要向各地方政府购买,而不是原来我们所说的“上贡”,政府买来的茶就是“贡品”。这是一个颠覆性的常识问题,让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方式有一些认识上的改变。从华山先生列出的表看,宋朝政府主要从四川、安徽、浙江、福建、湖北这几个地区买茶,说明这是当时的茶叶主产区。二是宋代实行的是茶叶专卖制度,也是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个人是不准私自卖茶的,一旦有违反者,而且拒不交出私茶,就有可能被处死。其实,后来的欧洲各国,

包括再后来的美国,都是实行的官茶专卖,而其榜样就是宋朝政府。三是宋朝偏居一隅被称南宋之后,宋金对峙,但是唯有茶叶还是两方的自由往来者。甚至出现了叫做“茶寇”的茶叶走私的人。因为政府严查走私,很多茶商聚众对抗,出现了湖北南部的茶商起义。四是纸币的出现就是茶叶贸易的产物,世界上最早用纸币发工资的也是宋朝的茶园主。

华山先生虽以史家视角看宋代的茶叶和宋代社会,但其与生俱来的却是故乡江苏无锡那股淡淡的大湖碧螺春茶香对他的熏陶,和骨子里那种因茶而生的仙人之道。我生也晚,有幸入山东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先生已归山八年。但是我们的老师会时常提起那些先贤大家的卓越学问,和他们令人崇敬的生活态度。华山先生论茶研究茶,当然也喝茶,喝的就是他的家乡无锡太湖洞庭山盛产的碧螺春茶。这个听上去很美的茶名,是清朝皇帝康熙赐予的。当地人原来将这种茶叫

“吓煞人香”,太香了,意思是香死人了。康熙皇帝多么有气派,哪能容忍这么没文化这么粗俗的茶名,信手拈来,一个流传千古的芳名就有了,碧螺春是也。而碧螺春茶能够入选中国十大名茶,与茶的名字关系密切。假如如今还是“吓煞人香”,恐怕把茶客都吓跑了。

在“南茶北引”的过程中,山东不少产茶的地方,引进了碧螺春茶种,遗憾的是没有康熙大帝赐给的茶名,虽然茶品优质,却依然深藏闺中无人识。我要继续寻找华山先生的著作《宋代茶法考》,说不定这位生在大湖边、工作生活在大明湖畔的史学大家,早已经为他第二故乡的茶起好了名字。齐鲁有好茶,再有一个叫得响的大名,入中国十大名茶应是可遇可求的事。

